

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

文学 阳台

文学在中国

王朔
·
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王朔
主编、策划

文学阳台

文学在中国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网站系列丛书

“文化在中国”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阳台:文学在中国/王朔主编、策划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2001.8

(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)

ISBN 7-5321-2243-3

I.文… II.王… III.作家-访问记-中国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292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周志武

文学阳台

——文学在中国

王朔 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108,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ISBN 7-5321-2243-3/I·1798 定价:12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780222

序

王 朔

网站内容出书了,网站也缩水了,下一步就是关门,看来什么东西还是印在纸上才牢靠。去年搞这个网站大话是说了一些,也没想它万古长青,这么快垮台也没想到。昨天在酒吧遇到书中访谈过的几个人,说到网站的下场,大家都幸灾乐祸,这是我做垮的第四个公司,他们言外之意我是个丧门星。我承认。我就是块花钱的料,要么空手道,拿钱赚钱我没份儿。以后有钱人再别打我主意了。

本书收的人物都是我们网站各频道主持人认为值得一聊的。音乐的流行居多,大约是这样最有名的。电影的起码是在圈子里被接受站住脚的。美术最强,最艺术,大都混到了国外,在西方有一号。我全不认识,作品也很少接触,后来才发现这里一些人平时也在我常去的那几个酒吧出没,再见也算打过招呼,有个聊了。

文学这一块我认识一半,那帮男的,一起赴过酒局。女的没见过面也多数知道芳名。无论男女作品基本读过。

老认为全民经商了,其实搞艺术的人还挺多。至少在北京,一半酒吧被白领占了,一半酒吧聚的是这些搞艺术的,一眼看上去会当他们是小混混。看上去很不正经的人里有最正经的人。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追求的人其实想干的是娱乐界的活儿。这倒也没什么,给娱乐界打打工也不

会一脚踏下去就万劫不复。我们介绍的这帮年轻作家都写过电视剧本，一点没影响他们愤世嫉俗。大家都明戏，事情没严重到非把自己逼死的份儿上，心里清楚就行了。
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娱乐界养活了艺术界？——当然也必须说艺术界滋润了娱乐界。男的搞艺术女的搞娱乐，这样的一对儿最登对。之外还混迹着一些搞——搞艺术的，这就不论了。

为什么搞一个网站专门介绍他们。也是我不靠谱，拿个人偏好当群众需要了。我是觉得做生意的人比较没趣，我知道一些大款很爱崇拜比尔·盖茨、李嘉诚和他儿子什么的。跟这些人学也无非是学怎么挣钱，这几个家伙也未必说真话。说了，你也未必学得了。搞艺术比搞钱要古老得多，人没吃饱就画岩画了，可见更本能一点。本能大家都有吧，也不必非要扬名世界了话才值得听。

搞艺术说到底就是搞自己。所以我们请了这些人，认为他们无比重要。他们是在这个大家都争着搞别人的世界里坚持搞自己最执著的一族。要不是我决定戒一阵儿说大话的毛病，我要说：在他们身上保持着我们的人味儿。

最后说几句官话。这里介绍的是最新最年轻的艺术家。你越没听说过越证明我没骗你。他们中大多数注定成不了气候，最后还得老老实实过日子去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，同时也是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看完失望，那你就替咱们大伙可悲吧。

序

/王 朔〔1〕

我的恐怖小说就是垃圾

/丁 天 王 朔等〔1〕

我在中国女作家中是最美的

/虹 影 丁 天等〔21〕

我愿意这样生活

/张人捷 红 红等〔34〕

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

/狗 子 丁 天〔52〕

下半身写作

/尹丽川 丁 天等〔71〕

北京病人自述

/张 弛 大 仙等〔84〕

我不要做美女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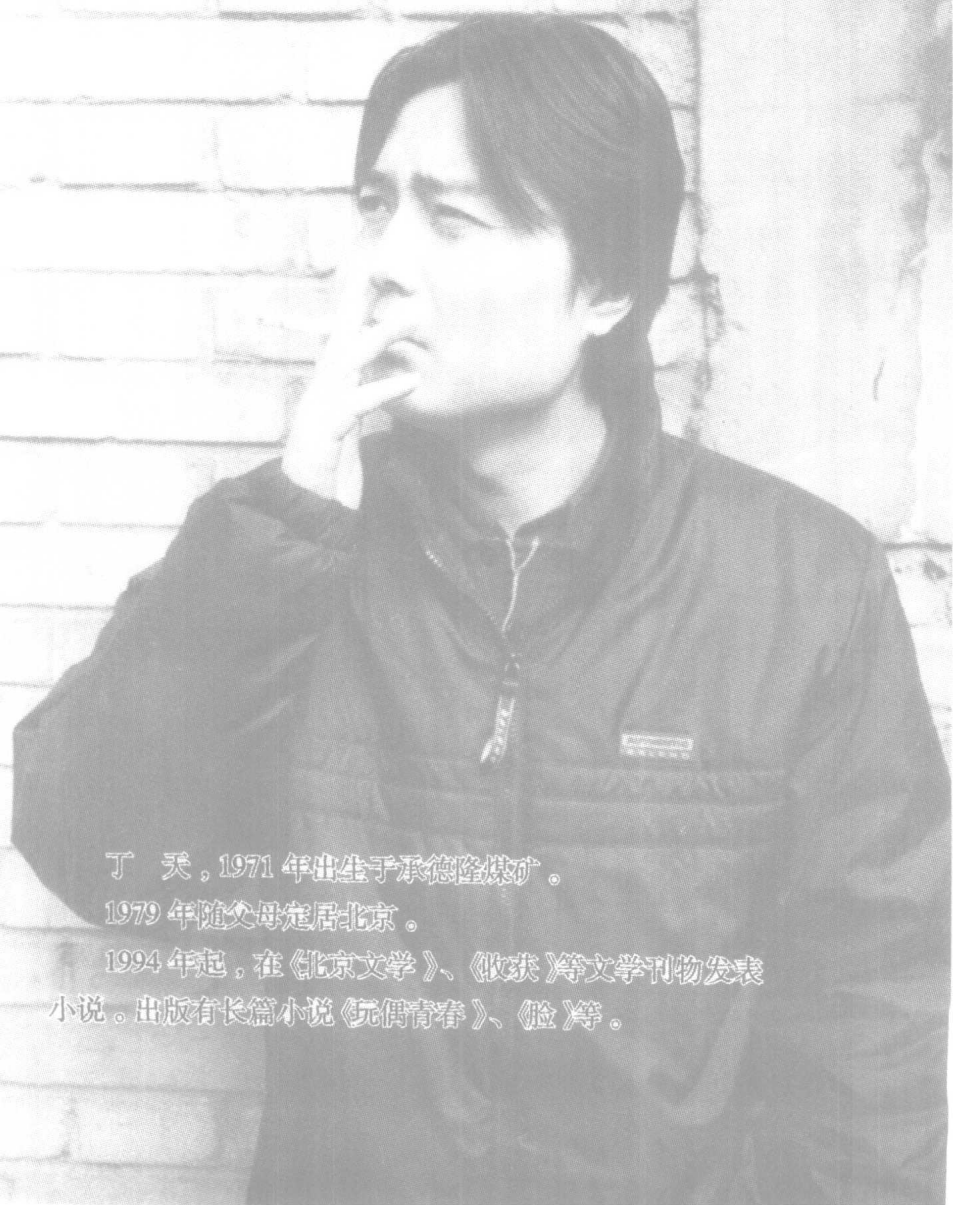
/陈 彤 红 红〔96〕

文字的钢管舞演员

/赵 凝 丁 天〔115〕

王朔在线

/王 朔 王 童〔133〕



丁 天，1971 年出生于承德隆煤矿。

1979 年随父母定居北京。

1994 年起，在《北京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玩偶青春》、《脸》等。

我的恐怖小说就是垃圾

红 红(主持人):今天在场的是《玩偶青春》的作者、“七十年代领头羊”作家丁天,先让他给没看过他的书的网友介绍一下《玩偶青春》这本书的内容。

丁 天:讲的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时谈恋爱,毕业后就分手了,那女的当时怀孕了死活不说,之后嫁了一有钱人。那男的贫困潦倒开始学画生涯,后来两人重逢旧情复燃,但也没成。

红 红:你的故事是纯粹编的还是有自己的影子?

王 朔(客串主持人):我觉得丁天编故事的能力特别强。

丁 天:我的故事都是瞎编的,没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
王 朔:写作分为经历派写作和经验派写作。经历派写作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作,经验派是把自己的经历提炼出来写成小说,你自己觉得是哪一种?

丁 天:我喜欢写经历性的作品,但在我早期不是特别喜欢完全经历性的东西。

红 红:你觉得《玩偶青春》是自己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?

丁 天:《玩偶青春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。后来我就发愤去写短篇小说了,用经验型的东西,比如听来的,其他人的社会经验。我在想等我出名之后非得把《玩偶青春》发



表出来。当初投稿《玩偶青春》，九二年时我还没电脑，编辑看我手写的稿子，说这个年轻人字写得那么差，一定不认真。《收获》的编辑看了后也给我提了好多意见。后来我又给《大家》杂志投，他们说比我所有的作品都好，但就是不发。后来我又给《小说界》、《十月》。

红 红：你说的稿子是不同的稿子，还只是《玩偶青春》？

丁 天：就是《玩偶青春》。我是九〇年开始写的。

红 红：这篇小说原来没有发表过的，后来直接扩充成长篇小说的吗？

丁 天：对，有一定修改，改得也少。这本书也被称为“半自传”。“半自传”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招，所以就出现了不少批评的。一说是装嫩，二说是跟风。

红 红：这两种意见，说你跟风我觉得是不中肯的，对于说你装嫩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
丁 天：我没什么想法。有人说笑话，丁天就好像看了武打书，看到第一页说，“想要成功必先自宫”，立马就把自己阉了。然后翻开第二页时，书上又写着“不用自宫也可成功”。

红 红：《玩偶青春》第一版印了多少册？卖了多少？

丁 天：当时刚出来就脱销了。我想把这本书修改一下，毕竟是自己的处女作，重新拿到其他出版社来出。

红 红：既然说是你的半自传小说，那说说你的过去吧？

丁 天：这“半自传”体，遭到那么多人的板砖！

红 红:你觉得这是一个自传体小说吗?

丁 天:这讲的就是一个初恋的故事,但真不是我的事。一男的跟一女同学谈恋爱了,但是男的压力特别大。后来那个男的就离开学校,那个女的却怀孕了。这事是我们学校另外人的一件事。真不是我。我长这么大,我碰到的女孩能出卖你,就立刻出卖你。

红 红:这是你同学的故事吗?

丁 天:对,这是我同学的故事。

红 红: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情节和故事不是你自己的,但是少年时代的情节和经历是你自己的。

丁 天:我就认为这是我的故事,我觉得这样比较好,这个她没出卖我。

红 红:我跟一个朋友聊天,他说你碰见的女孩能出卖你就出卖你,据说你有过一次被女孩出卖了,作品据说也丢失了。

丁 天: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,但大致都是这样的吧。谈恋爱这事我一身的毛病,我很多朋友都知道。他们说有很多神经质的地方。

红 红:现在的作家都有神经质,你觉得呢?

丁 天:我接触的男作家少。

王 朔:我倒也同意这个说法。

丁 天:女作家我也没接触过。

红 红:女性作家神经质表现得明显,男作家隐藏得比较深。

王 朔:那女的不是神经病为什么要装神经?有的女



的骨子里很正经,然后表面上假装风流。

红 红:我觉得不是男作家和女作家区别,是几流的区别。

王 朔:我当然是三流作家。我也有假装风流的时候,都是跟女作家学的。你看我特别正常是吧。我第一次见丁天,在四川……

丁 天:我原来在华艺出版社上班。

王 朔:你那时候貌似忠厚,但是眼镜后面闪烁着狂热的光芒。我们曾在四川爆侃,其实他挺能说的。有人特无耻地说:丁天像一个日本演员,还是一个偶像,好像叫反町隆史……

红 红:我也觉得挺像的。

丁 天:我后来看了那人,我本来以为您这是夸我,原来他长得还不如我呢。

王 朔:昨天我们采访花儿乐队,那帮小孩子都特喜欢那个日本演员。

红 红: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丁天是特别狂热的,为什么?

王 朔:丁天已经长得比较飒,我这张脸得靠自己闯。我不明白你的学历,你有时说自己大学退学,你真上过大学吗?

丁 天:我是中学退学的,说出来可能会受歧视,所以在书里写成大学退学。

王 朔:你还学过一年英文?

丁 天:我学过一年英语,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不太用



功,确实是开后门去读的。

红 红:丁天的影响是从哪来的?

王 朔:他受徐星的影响,高一的时候看了徐星的书。

丁 天:我不准备像徐星那样,我准备像王朔一样……

王 朔:什么便宜都沾点。(笑)你写了《脸》,那你对恐怖小说怎么看?

丁 天:本来我对恐怖小说不是特别感兴趣,主要是出版商说前景无限。我当时还琢磨,到底是不是该走都市青年小说的路子?出版商说,你别跟他们学。

王 朔:那你看过谁的恐怖小说?

丁 天:恐怖小说我至今一部都没读完过。出版商虽然给我讲了一堆道理,恐怖小说前景无限,我不这样认为。

红 红:我觉得看丁天推理的过程,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很好。

丁 天:出版社认为,读者读你的小说就为了吓得半死,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。

红 红:有读者反映,看你的《脸》到结尾,不由自主乐出来了。

丁 天:我自己写着写着也写乐了。

王 朔:恐怖小说在美国很畅销。因为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安全,所以超自然现象受欢迎。你的《脸》写什么内容啊?

丁 天:就说有一个老太太,年轻的时候难看没人喜欢,年老色衰了有点变态。

红 红:你这个恐怖小说出去之后有读者反馈吗?



丁 天:没有。读者可能还没看,书卖得还可以。

红 红:还是读者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?

丁 天:我设计的书,没准备给公司的白领看,准备给农工看。

红 红:谁文化低吓唬谁?

丁 天:是类似于火车站卖的小册子,没事解闷玩。没什么恐怖的事,可能我的下一部小说比较恐怖。

红 红:现在入场的嘉宾兴安是出版人,在《北京文学》杂志社工作。最近策划了一套“好看小说”系列。

兴 安:我是一个策划人,原来在北京文联、文学研究所,做过一些策划。

王 朔:他是知识分子兼商人。

红 红:我们刚才说到丁天的恐怖小说《脸》。丁天写的就是反差很大,口气温和。

兴 安:我记得他《幼儿园》里写的,小孩在地下室被老鼠咬的那段。

红 红:是吗,丁天?

丁 天:是这样的,我非常悲观。

王 朔:我觉得丁天他内心一片黑暗,可能早期的小说不太恐怖,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结果写到底本身就是一件恐怖的事。

红 红:是不是大部分作家都很悲观?

王 朔:反正我觉得,正经能算作家的都比较悲观。

兴 安:是不是作家非得悲观才能写得出东西,比如刘恒?

红 红:是不是一悲观就显得特深刻? 丁天的人生之路才走了三十年,所以他看上去显得特年青。我们刚才说到他的自传体小说《玩偶青春》,谈到女孩怀孕这个情节他就否认了。书中的悔恨情绪,看上去像真的。

丁 天:那是为了写小说,才悔恨。

王 朔:这个女孩你现在还能看见吗?

丁 天:基本上忘了,后来没再见到这个女孩。我原来与她关系比较好,也算友情吧。

王 朔:我在你的小说里看到言情小说模式,男女之间往往远的有事,近的反倒没事。

兴 安:村上春树的感觉。

丁 天:我就是模仿的。

红 红:上次我与丁天聊天时,他说二十岁时对四十岁女人感兴趣,三十岁对五十岁女人感兴趣。

王 朔:年龄跨度有点大。他对五十多岁的女人有兴趣,不算变态吧?

丁 天:我是变态。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,二十几岁、三十岁的我都体验过了,那些没体验过的我想体验。

兴 安:畸恋。

红 红:你刚才说对年龄大的感兴趣,你没想过把这个放进小说里吗? 可能会挺荒诞的。

丁 天:我觉得,我写小说得有点自己的生活经历,写起来就比较放心。没有的话,就会造成漏洞百出。

红 红:我印象里你比这个水准要高,是不是出于市场的考虑?

丁天：用心写小说挺冤的，有时候读者素质不高的话，我瞎写也能蒙一批人，有文化程度的人千万别读我的小说。闲着没事翻翻就行。我现在水准降低了。

兴安：不是因为什么……折腾半天也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……现在名作家都开始写畅销小说了。

丁天：写通俗小说在咱们国家确实比较少。武侠小说现在也没落了，但金庸确实是一代精英。读者也不愿意看新人写东西，现代小说中也没有——除了王老师，侦探小说也没有，除非就是言情了。

红红：王老师尝试过侦探小说吗？

王朔：写过，没写好。

兴安：侦探小说就得写案例。

王朔：我一接触真实案例，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

兴安：像好莱坞有些故事，其实思想性挺强的。

王朔：好莱坞有思想吗？

兴安：包括《阿甘正传》、《律师事务所》。

王朔：《阿甘正传》能算有思想吗？只能算一个韧劲吧。咱们这儿净是貌似有思想的人。

兴安：其实我觉得通俗与规范应该有个划分，我认为包括司汤达、托尔斯泰……其实都是通俗作家，通俗就是面上这点事。斯蒂芬·金的小说我看过，绝对不亚于格非的构思。他不是超自然的突出事件。

红红：那你说的这种，是不是现实主义所说的那种？

王朔：玩文体这种不新鲜，其实有好多文体革命都在于作家晕菜。

红 红：您觉得什么不是恐怖小说？

王 朔：在现在面上清晰可见的东西，影像可以表现……但是文字的表现还要深究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兴 安：（我穿着一件红色 T 恤现在在小声地打手机）。

王 朔：现在的小说没有那么写，没必要写得那么仔细。我觉得大量的语言空白点，是用别的艺术手段无法表现的。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细腻，作家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是最重要的。

红 红：你说的高明作家还能出现吗？茨威格还不错。

王 朔：我觉得茨威格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太多。如果你熟知弗洛伊德的话，你会发现茨威格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用到他的理论特别多。

兴 安：及时地把现代科学给纳进去了。

丁 天：我觉得茨威格才是三流的，写通俗小说的。

红 红：看到谁往那走呢？可能那逻辑混乱就是本身的逻辑混乱。

王 朔：你用不好就说不清楚。你要说今天谁写得好不好说，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文字骗局在里面，有些人的语言受心理活动支配比较多，茨威格有几个在中国的模仿者，我觉得他不像是用心理活动来写小说，基本上属于逻辑混乱。把话连一块儿说，显得非常复杂，胡说八道堆成一个段落，会显得非常飞。

红 红：刚才的话题说了很多概念，谈了很多问题，把丁天小说搞乱了，咱们回来再谈丁天小说。



红 红:你觉得丁天的小说和村上春树小说有没有共同之处?

王 翔:刚才用纯净的那个词,我觉得他有点装纯,但是我觉得丁天确实比较干净。

兴 安:玩点形式,有点形式感。

王 翔:我觉得他后来有点装纯,还有一个村上龙,写《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蓝色》还比较好,后来就有点非理性了。

红 红:假 High,如果真能深入到人们心目中我觉得也可以。可你怎么断定他是假的?

丁 天:我觉得还是真的,经验部分起码是真实的,除了必要的文学上的修饰。我凭经验写小说。

红 红:我还是想问丁天,你的小说中是经历比例大,还是经验比例大?

兴 安:前半部想象成分少,后半部多。

红 红:像你在《北京文学》发的《红马甲》,是真的假的?

王 翔:这是你干过的事?

丁 天:经验和经历各占百分之五十。

兴 安:想象到极致以后,一看就是假的。

红 红:那小说最后写了一男两女的微妙心理,你体验过吗?

丁 天:我体验过,我当时跟两个女孩关系不错,不过生活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凶杀事件。在尴尬场面出现时觉得很难理解。